

最后的骑兵

畅销书作家师永刚继

《宋美龄画传》

《邓丽君画传》

《解密凤凰》之后

新推军事题材另类力作

师永刚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同名电视剧即将
由中央电视台黄金强档播出

最后的骑兵

中国版《马语者》
军事题材另类之作



最后的骑兵

师永刚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骑兵/师永刚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5

ISBN 7-5354-2788-X

I.最…

II.师…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8993 号

责任编辑:姚 梅

责任印制:吴竹敏

装帧设计:天一工作室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峰迪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40×920 毫米 1/16 印张:25 插页:4

版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20 千字 印数:1—30000 册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序 章

- 1. 马刺 (1)
- 2. 中尉先生 (8)
- 3. 仿佛是误会 (14)
- 4. 处女酒吧 (19)

第一章

- 5. 传说之马 (23)
- 6. 草一根根地立起来 (28)
- 7. 后来的速度 (34)

第二章

- 8. 海拔高度 (40)
- 9. 天高云淡 (48)
- 10. 军马坟场 (53)
- 11. 胡马孤度 (58)

第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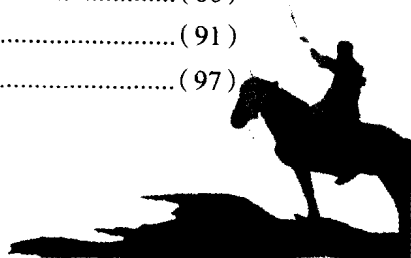
- 12. 钢嘎哈拉 (65)

第四章

- 13. 风数着昨天的草 (71)
- 14. 骏马是骑手的靴子 (74)
- 15. 那扎着一百根小辫的人儿是你 (79)

第五章

- 16. 马语录 (86)
- 17. 草原部落 (91)
- 18. 对马说 (97)





- 19.青营盘.....(100)
- 20.旧回忆.....(104)
- 21.两碗酒.....(108)

第六章

- 22.钢嘎哈拉.....(114)

第七章

- 23.速度之美.....(120)
- 24.父亲是一种影子.....(124)
- 25.蓝色念头.....(129)



第八章

- 26.惊心于马的爱情.....(135)
- 27.我就是传奇.....(139)
- 28.我冷.....(145)
- 29.那匹马使他受到侮辱.....(150)
- 30.“蓝骑兵”.....(154)

最后的骑兵——第九章

- 31.钢嘎哈拉.....(158)

第十章

- 32.驯马就像驯一种想像力.....(163)
- 33.一颗露珠.....(168)
- 34.练习害怕.....(172)
- 35.六千万年前的基因.....(175)
- 36.最后一个牛仔.....(180)

第十一章

- 37.古老的马阵.....(182)
- 38.骑兵时代以后的世纪.....(184)
- 39.向狼的敬礼.....(189)

第十二章

- 40.钢嘎哈拉 (197)

第十三章

- 41.天低绿野无涯 (203)
42.一腔诗意 (207)
43.执刀礼 (213)
44.酒的决斗 (220)
45.醉羊 (229)

第十四章

- 46.胸中尚有一腔豪气 (234)
47.状态 (238)
48.隐藏在身后的眼睛 (241)
49.两匹马 (245)
50.坚强的铁 (250)
51.我是一个过时的人吗? (253)

第十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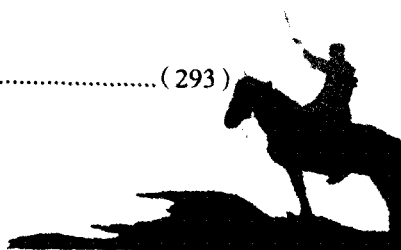
- 52.钢嘎哈拉 (257)

第十六章

- 53.魅力炸弹 (263)
54.味道 (269)
55.草原预言 (274)
56.遥望冬天 (279)
57.不尽的恨意 (285)
58.天真的标本 (288)

第十七章

- 59.弯弓射大雕 (293)





- 60.横不流(296)
61.酋长(300)

第十八章

- 62.钢嘎哈拉(304)

第十九章

- 63.遥远的敬意(314)
64.老人像是一个谜(319)
65.此种爱情(323)

第二十章

- 66.透过醉意寻找自己(329)
67.狼形(333)
68.向天空大喊一声立正(339)
69.在马前深鞠一躬(342)

第二十一章

- 70.大雪飞(346)
71.风萧瑟(351)
72.悬念状态(358)
73.诗的诞生(362)

尾 章

- 74.天唱(369)
75.马诗(373)
76.燕歌行(378)

附 录(381)

关于一种想像力的总结(382)



最后的骑兵

序章

1. 马刺

远处一骑在尘土中飞行。

那匹马速度奇快，蹄声在尘烟中又钝又脆，咚咚地敲击着大地。骑手隐藏在马上，只看到马在尘土中驰骋的姿态。王青衣站在场外，略带些欣赏地看着那个骑手。

那匹马在大约几百米外的沙滩上疾走，远看只是一片尘土在吹动。骑手一身黑衣，伏在马背上，如同贴上去的一点黑色。那匹马全身纯黑，惟有胸前似有一撮细白色的长毛，远远望去，耀人眼目。

王青衣紧盯着那匹马，看得出那个骑手的骑术很好。风烟快速地卷过来一阵蹄声，蹄声铿锵，慢踏如同敲鼓，轻驰如同一阵细小的心尖儿的闪摇，慢慢地，他从那些蹄声中找到了一种很熟悉的声音，那种声音与他的心跳溶合到了一起。蹄声竟然可以如同心跳，王青衣被自己的新奇感受给弄得又吃惊又感动。他没想到，那个骑手竟然可以骑出心跳节奏。他对那个隐藏在蹄声中的骑手充满了一种渴望。

他有种直觉，那位骑手可能是位老人。

那匹马在他的身前不远处，一个优美的回还，向右





驰去。不远处是几根赛马专用的马障，老人忽然一提马缰，马一个纵立，从第一根马杆上跃过，姿态优美得如一片树叶。紧接着又接连跃过三个横杆。王青衣几乎被老人的骑术给惊住了。紧接着，他看见老人拨转马头，围着马场腾挪一周，然后向着那个用青草堆起的最后一个马障驰去。马似乎有些胆怯，到了近前，忽然急急地停住，那位骑手措手不及，身子一下子晃了下来。但在触地的瞬间，只见他脚尖一点，身子又稳稳地落在了马背上。王青衣心里一揪，哎呀惊叫一声，身子下意识地向后一撞。

身后传来兰静的尖声痛叫。

王青衣似乎被兰静有些夸张的叫声给惊醒了。兰静的脚刚才被他踩了个结实，看到王青衣回过身来，她更有些夸张地呼疼。

王青衣有些尴尬，自己竟然被一匹马给弄得有些失态，这对他可不太正常。这时他看到那位老人似被他们的惊叫打扰，有些恼怒地看他们一眼，把马缰一提，那马一个纵立，一声长嘶，接着再次向那个马障奔去。到马障前时，那匹马轻跃而过，似乎刚才的一切仅仅只是一次预演。王青衣与兰静松了口气，忍不住大声叫起好来。

王青衣夸张地看着兰静：“这家伙的骑术真好。看上去都有些不像个老人！我敢打赌，刚才我的那声惊叫让他很不受用，这么老了还像个年轻人，心性孤傲。这个人好像挺熟悉，可想不起来是谁。不过这家伙好像对我有些意见，好像我得罪了他？”

“当然你得罪了他！”兰静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看到王青衣不解的样子，她半真半假地说：“谁让你跟他的宝贝姑娘在一起哪！”

“谁？他是你父亲……兰副司令？”王青衣略有些吃惊。他总觉得今天会有事发生，没想到竟然是兰静带他来见兰副司令员，并且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今天早晨，兰静打电话要他陪自己到“青蒙古”俱乐部去骑马。“青蒙古”是本市最大的一家马术俱乐部，大约有一百多匹马，占地上千亩，全部是会员制，一张会员证就要二十多万。那儿几乎成了本市新贵们





云集的地儿，对于他这样的穷人来说，只是听说过，从来没有去过。而他做为军区特种大队装甲步兵连的上尉连长，对骑马根本就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自己的步兵战车，当然作为一种休闲的方式，他觉得体验一下倒也挺好。只是这种体验对他来说，有点奢侈了。当时他在电话里牙疼似的喊道：“我看看今天上午连里还有什么事没有。”

“今天是星期天，能有什么事？你不就是心疼你那两个小钱儿吗？告诉你，本小姐有会员证，而且凭他们，也敢问我要？”兰静在电话里娇嗔地决定，“八点整，我开车去接你。”未了她欲言又止地补了句，“哦，对了，你穿上军装，把胡子刮掉，换件干净衬衣……”

王青衣打断她：“你饶了我吧。好不容易盼上个周末，又要披挂整齐，再说在那样的地方，合适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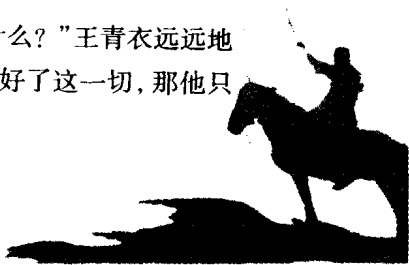
“不要管合适不合适，你按我说的做吧。”兰静当时不等他说完，把电话压了。

王青衣是半年前认识兰静的。兰静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一种很霸道的样子，对他说话从来就没有客气过。那种不客气他已经习惯了，好像还喜欢上了这种霸道的娇气。因为那种霸道不是装出来的，而是一种天生的气质。当然，当他知道这位军区兰副司令员的三小姐，还是市里那家很大的中英合资企业的中方经理时，他的吃惊就更大。不过，爱这样一个女孩子如同冒险，很有挑战性。而爱一个人就得承受痛苦，并且要学会服从，哪怕是装出来的。只是兰静时常这样命令式地爱着他，让他又喜欢又很难适应……

现在王青衣多少有些意外，他今天什么都想到了，惟独没想到会是去见兰静的父亲。他知道迟早有这一天，但没想到会是今天，并且还是在马场。他的心乱了，看到兰静表情暧昧地笑着看他，他掩饰地笑笑，说：“这太突然了……”

兰静说：“心虚了吧？你难道不想见到我爸？”边说边用眼睛咄咄地盯着他，盯得他心里有些发毛。

“嗨，你来时也不说一声，等会我见了首长说什么？”王青衣远远地望一眼正在向这边驰回的黑马。看来她早就安排好了这一切，那他只





能坦然接受。今天的一切既是个开端,也可能是一种关系的结束,当然,也可能将会定下(假如他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的话)他与首长间的一种关系的基调。

兰静推他一下:“实话实说,老头不喜欢‘聪明人’。哎,你要老实点就更可爱了,可惜呀……”兰静故意调侃他,看他发急的样子,又说,“他喜欢的那种人你做不到,你做到了,我可能就不会要了。”

王青衣不敢在这些问题上绕圈子,因为他不是兰静的对手。他指了一下那匹马,说:“那匹马气势不凡,像是某个人。首长竟然可以把它的气势压住,让那种气势溶到自己的身上。他的骑术真好。”

“当然了,我爸当过十几年骑兵,光马就骑坏了十几匹。他骑的那匹马看出来没有,它多帅呀,知道它叫什么吗?阿丹马,是由纯种的英国马与山丹马杂育的国产新型马种。知道山南草场吗?就是我爸当年当骑兵师长的地方。那里现在改成了农场,只剩下了一个骑兵连,那个骑兵连的第一任连长就是我父亲。去年那个农场里育出了这种新马,他们知道父亲一生爱马,就送了这匹马给他。”

“他就收下了?”王青衣有些意外,这匹马的市值起码得三四十万,这可不是一份很小的礼物哪!

“就收下了。”兰静看着他的表情,说,“老爸一生就爱收集各种好马,既然别人送他这么一匹好马,他当然要收下了。老爸一见这匹马就喜欢。他把这匹马寄养在了这个俱乐部,每周骑一次。今天他刚好来散心,让我来陪他。我想顺便让他见见你。不过,这匹马花去了我二十多万元,名义上这匹马是属于我的。”兰静轻描淡写地说。

“顺便?”王青衣心里有些别扭,说了半天他不过是“顺便”。他怅然地望着远处的兰副司令员,不让兰静看出自己的失落。对于兰静偶然表露出来的这些看似随意的举动,他早就习惯了。他知道兰静其实很在意他,只是她的表现太自我了,好像这件事是她一个人的,而他不过是配角。兰静好像看出了他的表情,轻轻地一触他的臂,说:“爸过来了……”

兰副司令员驰马到了近前,轻轻地跃下,把缰绳甩给身边的马童。





随手摘下头上的黑色头盔，头盔下闪出一团灿烂的白发。老人脸上凝着少见的红润，举手投足间都透着种神气。老头好潇洒！王青衣在心里暗自喝彩。此前他从未如此近地看到过兰副司令员，最多只是在开会时，远远地看到过他。那会儿他隐在一群白发中，好像把自己缩小了，缩到了一种气韵上去。兰静跑了过去，从父亲的手中接过头盔，右手轻轻地挽住他的手臂。看得出兰副司令员很宠这个三姑娘，他亲昵地拍拍兰静，听凭兰静轻挽住他。他们的亲密使王青衣一下子显出了多余，他站在一边，感到十足的不自在。

兰静用手拍打着父亲身上的草屑，娇嗔地说：“爸，你今天可太危险了，让都替你担心了。回去后，我非得给妈说说，下回说什么也不让你再来骑马了！”

“不让我骑马，毋宁死。”老头哈哈大笑，无意似的回过头，用鞭子指指一边肃立的王青衣，“他是谁呀？”

“军区直属特种大队装甲步兵连上尉连长王青衣。”王青衣肃立答道。

兰静拉拉父亲的衣角，说：“昨天我给你讲过他……”

兰副司令员“哦”地自语了一下，眼睛冷电似的从王青衣身上闪过，表情冰冷。这瞬间的感觉让王青衣有些不太自在。老人若有所思地看着远处正在草地上溜达着的马，不说话。这种沉默一下子拉开了他们的距离。男人间的沉默让人感到压抑。王青衣因为不知道自己说什么好，所以也就固执地坚守着沉默。而兰副司令员则在那里看着独自站在一边的马，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兰静说：“爸，你们在一起聊聊，我去骑会儿马，那匹马跑起来真好，让人眼馋。我都有半年没有骑过你的马了。”她把眼睛转向父亲，等待父亲批准。

兰副司令员说：“‘闪电’的脾气不好，今天还有些躁，你骑时把它的速度控制一下。它还是匹生马，没长熟哪。”

兰静走到马前，径自跨上马，还没坐稳，那匹“闪电”就刷地跃了出去，一转眼，马与人就消失在了尘烟中。原本热闹的地方，就只剩下他





们俩。王青衣感到一种压抑。

两人都只盯着远处的兰静，有一会儿，兰静在马上忽然一晃，差点儿闪下来，两人同时吃惊地喊了起来。当然王青衣喊得有些失声，他的声音下意识地闪了出来。而兰副司令员的嘴张了下，脸上并没有任何表情，但感觉上他的吃惊比他更厉害。王青衣似乎从刚才的那一声吃惊中，找到了某种默契，他轻声对兰副司令员说：“刚才首长骑马时，让我想起来一个人。”

兰副司令员似乎对他的这句话很感兴趣，转过头，看着他。

“是我爷爷，他当年在蒙古草原上的铁骑抗日救国自卫队当骑兵。父亲说他是草原上最好的骑手，曾经砍死过十几个日本人。我十岁时见过他，那会儿他已经很老了，可他骑着马时，就像骑着一阵风。我向他讨教骑马的秘诀。他说最好的骑手可以骑出一种驰骋的姿态来。刚才首长骑马时，我就看到了那种姿态。”

“你爷爷是个懂马的人。你会骑马吗？”兰副司令员问他。

“不会。他生前惟一的心愿就是让我也去做一名骑兵。”王青衣说，“骑马就像寻找一种感觉，我一直没能找到那种感觉。”

“好的骑手是要有种与马相通的东西，才可能与马融为一体。”兰副司令员信步向前走着，脸上平静得如同一团冰块，“哦，好像你刚才说你是个装甲步兵连的连长吧？你怎么没有按你爷爷的设想去做一名骑兵哪？”

王青衣说：“爷爷在我十三岁时过世，他去世时，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已经取消了骑兵这个兵种。那会儿我们那一代人的神话就是坦克，当然坦克好像也像骑兵一样，快被更高速度的导弹与飞机取代了。我与爷爷一样，很不幸，可能我也会成为一个没落兵种的最后一代军人了。”

兰副司令员好像被击中似的，停下步子，说：“没落兵种……你见到过真正的骑兵吗？”

“没有。可能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了。骑兵好像剩下的不太多了。咱们军区就剩下了山南草场上还有一支骑兵连，听说首长曾经在那儿任过第一任连长，并且曾任最后一任骑兵师长。我们都很羡慕你。”



老人不动声色地看他。

王青衣说：“骑兵曾经是冷兵器时代速度最快的武器，这种速度几乎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成吉思汗的西征，所依靠的就是马的速度，否则他不可能在三年内就征服了地球上占三分之一的土地。您至少亲自经历了骑兵最后的辉煌。而我们则只看到了个结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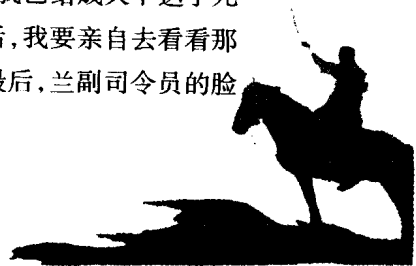
兰副司令员似乎对他的解释挺感兴趣，说：“这就是你选择装甲战车的理由？”

“是。”王青衣略有些卖弄地说，“改变人类战争方式的就是速度。骑兵提高了冷兵器时代的作战速度。而坦克则提高了热兵器时代的速度与方式，当然现在更快的兵器在快速地出现，也使坦克几乎成了一种落后的运兵车了。我感到无奈的是，我无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对于武器的选择。不过，出于一种怀旧情绪，我很喜欢马，尤其是好马。刚才首长骑的那匹马好像就是一匹很好的马。”

兰副司令员用鞭子轻轻地敲敲沙地上的围栏，自语似地说：“我在草原上骑过一匹马，它也叫做‘闪电’，跟了我十年。没有比那匹马更好的了，这匹马最多只能比得上它的一部分。山南军分区第一骑兵连的成天连长有一匹好马，那匹马认生，我曾经想借来骑一阵子，但是那家伙在运到军分区时，又拱破护栏，跑了回去。这马忠义呵。”半晌，兰副司令员低哑着说，“遇到好马，要靠缘份哪。有的人一生也遇不到一匹好马，人一生中遇到一匹好马足矣。”老人似乎触动了某一部分心思，他低下头在那里沉思的样子，很像是一穗垂首的谷子。

王青衣想起什么似地问：“‘闪电’是不是那匹传说中驮着你跑了三天三夜，从敌人的包围中冲出来的马？”

兰副司令员不语，也不反驳。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前几天，山南军分区报告说，骑兵连的成天连长发现了一匹马，可能是野马，他们说那匹马的跑速比当年的‘闪电’快多了，从来没有人很近地看到过它，所以也就没有看清那匹马的毛色。因为它太快了。我已给成天下达了死命令，最好抓住那匹马，不能让它跑了。抓住它后，我要亲自去看看那匹马，我就不信还有比‘闪电’更快的马！”说到最后，兰副司令员的脸





上溢出某种不明的自信。这种表情让王青衣心里很不舒服，这让他感到了那个叫做成天的连长在兰副司令员心中的位置。他同时觉出了一种距离，因为与那位连长比起来，兰副司令员好像对他的感觉一般。

他的心中冰炭般暗凉，同时觉出种深深的不安。他很看重自己在兰副司令员心中的第一印象，而现在看来，他的印象一般。察觉出这一点，他不再说话，内心深深地浸入到一种忧郁状态的沉默中。这时过来一个参谋，递来一份文件。兰副司令员打开看看，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挥挥手，大步走了，并不向他告别。王青衣被那背影伤害了。他刚才还以为自己是可以说很多话的人，现在则一下子感到了种无足轻重的慢待，以及自己略有些卖弄的浅薄。他呆呆地看着一行小汽车绝尘而去，人一下子空了般地难受。

兰静打马跑了过来。刚才她一直躲在远处，看着两个男人在那里说话。她不愿意呆在他们身边，如果有她在，他们的谈话可能就会多了某种虚假，她故意打马跑得远远的，只把自己的感受遥远地抛过来。

她把缰绳甩给那位马童，走到王青衣的身边，问：“人都走了，还在看什么哪你？”

“首长有一对罗圈腿……”



2. 中尉先生

兰静挽住王青衣，沿着马场的绿地向前走。绿地上结着层薄薄的暗霜，隐在厚密的草叶下，让人觉出初春的晦暗。王青衣脸上隐着莫名的不快，这种情绪使他的身上罩着一种忧郁。兰静不用问，也感到了刚才两个人之间的谈话并不十分到位，至少让王青衣感到了一种压力。

兰静问他：“我爸对你说啥啦？看你这表情，像失恋似的。平常你的那些狂妄劲儿哪里去了？一个军区副职就让你的表情如此，还野着心想做什么未来的将军？”

“我说了很多,他说的很少。首长始终没有笑过……”

兰静打断他:“我爸就是一张冰脸,有时我也难得见到他的笑脸哪!”

王青衣似有些恨恨地说:“但他提起一个人来时却十分开心。他与我说了半天话,就提了那个人五六次,好像……我只是个陪衬,而他才是主角哪!”

男人的憎恨与爱好总是稀奇古怪。兰静笑笑地看他说:“我爸就这个脾气。当然,我看出来了,至少他不讨厌你。”

他故做无奈地耸耸肩:“可我也看出来了,首长对我的第一印象一般。我觉得老人在看我时,好像总在拿另一个人来与我比较,那个人可能会是一个想像中的人,但也可能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我觉得他可能更喜欢那个家伙,那个人在他的心里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看得出,首长很欣赏他。如果有可能,我想认识那个家伙。”王青衣幽幽地说,这才是让他不安的原因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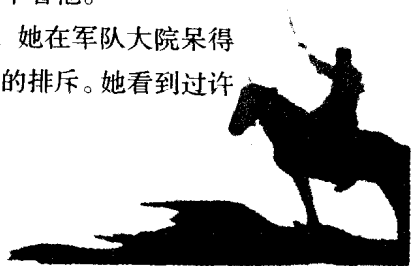
兰静停下脚步,若有所思地问:“刚才我爸在与你谈话时提及的那个人是谁?”

“军区第一骑兵连连长成天。”

兰静心里咯噔了一下,又是他。他在父亲心里留下的影子太深了。当然更让她吃惊的是王青衣的敏感,这个男人天生就是个敏感动物。他身上的那些碎片似的敏感几乎如同雷达,偶然的東西也难逃过他的捕捉哪。

兰静觉得,敏感的男人天生都是些优秀的獠猪,随时会张开浑身的刺。当然这种敏感摆在王青衣的身上,却好像多了一层魅力。敏感使男人多了条了解女人的通道,有时候兰静觉得与他呆在一起,如同是呆在他强大的雷达似的敏感探索中。他那双不太大的眼睛总是能盯得你浑身不自在,好像自己的自信就在他的那种神秘的寻找中开始瓦解的。跟他呆在一起,有种延长的惊喜与舒服,使人总是牵着他。

兰静很难相信自已会喜欢上这样一个男人。她在军队大院呆得时间太长了,不知为什么,对于军人总是有种本能的排斥。她看到过许





多到她家里来的军人，故意把自己缩在某种表情下的萎缩。她觉得他们太不像军人，他们穿着军衣，但却如同平民，另外一种秩序化了的平民。她接连见了十几个部队中的各色军官，他们好像都很优秀，但却总是缺点儿什么。他们少什么呢？见多了，她烦了，她对父亲说，以后再也不准他或他的下级给自己找什么男朋友了。同时她决定，从此后再不找军人，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军人。

此后果真再无人给她介绍对象了，她一下子清静了下来。此种清静持续了半年时间，忽然有天家中来了位客人。那位客人面色很黑，脸上的胡子茬青紫闪亮，拐着一双罗圈腿，走起路来砸地似的，咚咚有声。另外，他看人时有种俯视的感觉。即使他坐在你的对面，你也觉得他在俯视你。这一点与父亲相同，骑兵都有这样的职业病，从马上看另外的事习惯了，都这样，改不了。那个人是个小小的中尉，那天兰静回去时，父亲正与那个中尉一起聊天，父亲从来没有那样好心情地在那儿仰天大笑，这使她很奇怪。父亲把中尉留在家中吃饭。饭桌上父亲把中尉介绍给了她，告诉她中尉叫做成天，是军区第一骑兵连的第十八任连长。那个中尉看着她，说，兰副司令员是第一骑兵连的首任连长。父亲愉快地大笑，说首任连长请第十八任连长吃饭，让我们喝一杯。



这使兰静很认真地看了一眼中尉，中尉的脸上罩着一种拘谨与安静，他好像从来没有笑过，每次说话都习惯地把头抬起来直视着对方。他的普通话很差，说话时好像总是在绕着舌头，但他的话音很粗。听久了，兰静才知道他是个蒙古族人。看得出父亲与他聊得很开心，他们说得最多的，就是在谈马。

第二天，父亲竟然请他去马场看自己的马。临走时，父亲好像是无意似的对她说，如果没事她也可以去散散心。看着父亲难得的好心情，她跟着去了。路上她与中尉坐在一起。中尉似乎很紧张，眼睛一直盯着车窗外看。兰静觉得他的紧张与严肃挺好玩，就与他聊了起来。从中尉的介绍中，她才知道了父亲当年的骑兵连竟在与军区相距一千六百多公里的草原上，那里海拔有三千多米。兰静对父亲的骑兵连不感兴趣，她只是礼貌地听着中尉在那里说着当地的情况。这个很特别并